



初登氍毹

由於孟小冬拜師前已有較好根基，加之天資聰穎，又肯用功，因此進步神速，有些一點就會，舉一反三，一通百通。仇月祥也為之暗暗驚喜。《奇冤報》的兩大大段唱腔，孟小冬前後只用了三個月的時間，居然有模有樣地學會了。師傅高興，又開始教《空城計》和孫派的看家戲《逍遙津》。同時，還長期聘請了一位青年琴師，除每月初一、十五休息外，每天下午三點鐘來為小冬吊嗓，每次吊兩齣戲，不論戲大戲小，一出二黃，一出西皮，約兩個小時。老師以「戒方」拍打節奏，這樣已學會的戲，經反覆調唱，才能得以鞏固。如果吊嗓中間，有忘詞或板眼欠準，必須停下來再從頭開始，直到完整地唱完。

這年的深秋，也就是孟小冬拜師後的下半年，登台的機會終於來了。當時滬上聞人關炯之四十壽誕，親友特假座哈同花園為之祝壽，邀請上海久記票房諸票友登台演戲。這久記票房是上海成立最早的京劇票房，人才亦最多。如著名戲劇刊物主編劉豁公、鄭子褒及袁寒雲、裘劍飛（周信芳妻兒）等均是當年久記票房的優秀人才。

孟小冬這次亦應邀客串《烏盆記》（後半齣）。八歲的孟小冬首次登上舞台獻藝，她扮劉世昌，由名票馮叔鸞飾張別古，頗覺牡丹綠葉。雛鳳清聲，不同凡響，一曲方罷，彩聲四起，內行均稱為童伶中之傑出人才。那天孟小冬音色嘹亮，運腔圓正，唱時未顯雌音，不露坤角馬腳，更使內外行刮目相看。孟小冬初登氍毹，新聲乍試，即收佳譽，一炮打響滬上戲界，一時傳為佳話。

這次堂會戲演出前，約有四、五天的準備時間，還有段小小插曲。一天下午，那個青年琴師按時來舍操琴吊嗓，不知何故，仇月祥開頭發覺琴師拉的節奏有問題，速度偏快，便以「戒方」按拍控制，誰知那個青年非但不減速，而且越拉越快，甚至

「反二黃」大過門均壓縮改拉短過門，把孟小冬趕得上氣不接下氣。仇月祥忽然將手中的「戒方」狠狠在桌上一拍，喊：「停！」並責問那個琴師：「你今天怎麼啦？吃錯藥了！為什麼越拉越快，要我們冬姑娘命啊？什麼理由，你給我老實說！」那青年無奈，告說：「今天下午四點鐘，我還要趕往另一處票房幫忙，是朋友臨時請的，不好推卻，時間不夠，所以拉短過門，請仇大爺原諒。」仇月祥一聽，火冒三丈，大吼一聲：「呸！好小子，你有事，來趕我們孩子，你有事可以打個招呼，說明一下，可以早走，停一天也沒有關係，你不能這樣亂來嘛，年紀輕輕，在上海灘這樣混事怎麼行？你給我滾！」那個琴師自知理虧，不敢回嘴，只得慌慌張張收拾胡琴，抱頭出門去了。

次日，那琴師還是按時前來吊嗓，一進門就帶笑臉打招呼說：「仇大爺，昨天非常抱歉，趕得大小姐緩不過氣來，今天我沒有事，請盡量吊嗓子，沒問題。」仇月祥見青年滿臉賠笑，也就消了氣，說：「話倒是兩句人話，我告訴你，年輕人別胡來，替人吊嗓子，千萬不能把胡琴過門拉得太短，對於拉的人有損，唱的人無益。在這社會上做人，有做人的道理，有走不盡的路，賺不完的錢，你要記住了！」那青年琴師不住地點頭稱是，最後調皮地說：「聽大爺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呢！」仇月祥聽了也高興地笑了笑，說：「好吧，現在開始吊嗓！」

那時孟小冬所唱的《烏盆記》，師傅仇月祥還是按孫（菊仙）派路子教她的，因為當時滬地孫派唱法很受歡迎。

孫菊仙（西元一八四一至一九三一年），天津人，人稱「老鄉親」，是程大老闆（長庚）三個得意高足之一（另為汪桂芬、譚鑫培，時稱「三鼎甲」），唱腔以黃鐘大呂、氣大聲洪而聞名於世。陳彥衡對孫菊仙的行腔、用氣有八個字評語：「天馬行空，奇峰突起。」孫菊仙深得慈禧太后寵愛，被賜予三品頂戴，經

常出入皇宮，為內廷供奉演員。他與太監李蓮英亦相交甚厚。後因庚子年（西元一九〇〇年）八國聯軍攻佔北京，孫菊仙家破妻亡，乃攜兒孫順著古運河離鄉背井，逃至上海避亂，並長期在上海演藝。一九〇二年在上海與潘月樵合資開辦天仙茶園，又與李春來合資開春仙茶園。並在上海多次錄製唱片，影響很大，學他的人很多。他的《逍遙津》、《捉放落店》、《李陵碑》、《四郎探母》、《烏盆記》、《桑園寄子》、《雪歪圓》等，均是受觀眾喜愛的劇目。仇月祥起初在北京先學孫，後轉譚，到了上海，見孫走紅，就又轉學孫了。所以，初時，仇月祥為孟小冬開蒙教的大都為孫派名劇。

